依詩讀史：廣州光孝寺題詠述論

鍾, 東
九州大学：招聘外国人教師 |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https://doi.org/10.15017/1906424>

出版情報：中国文学論集. 46, pp. 52-63, 2017-12-25. 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依詩讀史——廣州光孝寺題詠述論

鍾 東

引言

廣州光孝寺建於東晉，初名王園寺，唐時名法性寺，後以六祖惠能大師（六三八—七一三年）在此鬚度開法最爲出名。光孝寺的歷史，除了清人顧光修『光孝寺志』¹之外，今人多有考證。比如陳澤泓『光孝寺前身寺名考略暨釋疑』²、妙慧法師『光孝寺志』³若干問題簡析³，以及正在編纂的新寺志等。本文擬從文學的角度，看詩人作家眼中筆底的光孝寺歷史。

一 王園訶子幾林空——唐時名勝，題吟之作留存不多

王園寺，是今光孝寺的古稱。所以後來之詩人，每樂稱其舊名。本節的詩句，引自『光孝寺松』其二（明末清初·屈大均），這首七言絕句，全詩如下：「王園訶子幾林空，吹倒菩提苦颯風。一樹蒼松長偃蓋，亂飛蒼雪似山中。」清初的屈大均，所見光孝寺是松樹比訶子還要茂密，如詩所寫，但是在唐代如何呢？

如果從詩歌來看唐代的法性寺，應當很難找到資料。在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編纂的『全粵詩』中，錄入了六祖大師的所有說法偈，這些偈語，因為是佛教韻語，被當作詩歌，收入地方文獻總集，使文獻足征，乃是應當肯定的。不過，六祖大師的偈語，不是光孝寺的題詠，可以從中證法乳延續，不可從中得光孝寺情況。在今天看來，要想

算得上唐代人寫的題詠作品，有『光孝寺志』劉言史的「光孝寺」這一首。

但是，必須說明的是，這首詩的題目，這樣寫是很成問題的。首先是唐代的此寺，並不是名叫光孝寺，對於這一點，只要看看顧光、陳澤泓、妙慧法師的書和文章，就會明白的。其次是，為什麼『光孝寺志』（民國二十四年版）會把這首詩題名叫「光孝寺」，大概是因為修纂寺志的是清乾隆時候的人，重刊又在民國年間，那時候此寺之名光孝，已經廣爲人知。

那麼，如果要查考這首詩的原來名字，則當據其他文獻，比如『全唐詩』。查考文獻得知，劉言史的這一首詩，原來的題目是「廣州王園寺伏日即事寄北中親友」，可見後來所見『光孝寺志』錄這首詩的題目，顯然不妥，這非常容易讓人誤解唐人寫的詩題目就用「光孝寺」了。

這首五言排律體，這是在六祖詩偈之外，所能看到的題詠光孝寺最早的唐詩。爲了解這所古寺在唐代情形，不妨錄下全詩：「南越逢初伏，東林度一朝。曲池煎畏景，高閣絕微颺。竹簟移先灑，蒲葵破複搖。地偏毛瘴近，山毒火威饒。裏汗絀如灌，親牀枕竝燒。墮枝傷翠羽，萎葉惜紅蕉。且因流金熾，難成獨酌謠。望霖窺潤礎，思吹候生（一作鳴）條。旅恨生烏澗，鄉心系洛橋。誰憐在炎客，一夕壯容銷。」（又見於『全唐詩』卷四六八）

劉言史，是中唐與孟郊、李賀、皮日休同時而往來友好的詩人。皮日休對他的讚揚可大了，見於收錄在『全唐文』卷七九九的「劉棗強碑」，稱李白之後「百歲有是業者，雕金象玉，牢奇籠怪，百鍛爲字，千練成句，雖不追躡太白，亦後來之佳作也，與李賀同時有劉棗強焉。」孟郊也寫有一首「哭劉言史」，中有句子說：「精異劉言史，詩腸傾珠河。取次抱置之，飛過東溟波。」劉之事蹟，還見於元人辛文房撰寫的『唐才子傳』卷四。

劉言史這首詩，只是遊賞之作，然北人南來（劉言史，趙州人），不耐暑熱，詩中可見。流金，就是燦石流金的意；潤礎，就礎潤而雨的意思。詩中所寫，是伏日感受，雖沒有太多深刻的感受，但是「在炎客」而在寺院中思涼、思雨，也是暗中寫出了寺院的可以讓人離苦，得心之清涼吧。

這首詩，立意既不算高，也沒有直接寫寺院的景致。不過，聯繫印宗在寺中講經、六祖在此地落髮、房融筆授譯經等等盛事，這是一所名勝，是無疑的。

但是在唐代，還有一首詩，被『光孝寺志』漏收的，那就是李群玉所作的「法性寺六祖戒壇」：「初地無階級，餘

基數尺低。天香開茉莉，梵樹落菩提。驚俗生真性，青蓮出淤泥。何人得心法，衣鉢在曹溪。」（詩見於『全唐詩』卷五六九）

二 烏金寶塔塗黃金——從詩歌中看，南漢主的文物見證了什麼

光孝寺從古至今，有東西兩座鐵塔，是南漢之舊物。清代人一時對它們很感興趣，有的題詠，有的錄文。

清詩人江之紀「光孝寺觀南漢金塗鐵塔歌」，寫道：「尉佗城西訶子林，貝多葉綠清客心。寺僧示我南漢物，烏金寶塔塗黃金。憶昨紇幹凍雀死，洛州歲歲易刺史。海中妖蜃作飛龍，攪黑嶺南天萬重。公卿皆由蠶室進，剝皮鑿面當酒令。誰能救此一方人，不死干戈死苛政。驕奢淫虐五十年，鬥牛怨氣接西乾。富貴無聊圖作佛，卻思鑄此廣福田。比丘監使名爭列，此錯何止六州鐵。看來原不是金塗，點點萬家兒女血。溪州銅柱生秋苔，錢唐鐵券亦塵埃。區區一塔故無恙，陰雨時聞冤鬼哀。君不見歌舞岡頽麋鹿上，小南強作降王長。錦衣百輩東市刑，銀鍾拜賜雙淚零。此時老佛偏無靈。」這首詩，完全對南漢主是批判的，說他驕奢淫虐，塗金鐵塔，萬家流血。還說：「此時老佛偏無靈。」明顯對南漢之鐵塔深含諷刺。徐世昌編「晚晴移詩匯」卷一二三，給江之紀的小傳，非常簡略：「江之紀，字石生，婺源人。諸生。有『白圭堂詩鈔』。」只是因為這首詩未收錄到『光孝寺志』，所以，本文錄之於此，或作補遺。

同是清代人，杭世駿也有一首寫塗金鐵塔的詩作，題曰「南漢金塗鐵塔歌」，吟道曰：「香刹崢嶸花雨歇，秋繁匝地涼珠結。華幢七級門莊嚴，突兀東西破空立。稜尖萼萼刺天間，蕉葉盤盤卷雌蜺。是誰留此鎮山門，儼似巍峨雙闕揭？我來開梵訶子林，衣上濃陰清可擷。修廊走遍寶坊開，振眼香雲驚一瞥。青苔鏽蝕九蓮花，勁骨橫撐孤竹節。層層煙蓋透瓏玲，獵獵風輪轉替戾。細尋銘字瘦蛟蟠，淨剔霜花釵股折。偽號公稱大寶年，傳家不改驕淫轍。矯首江天三太息，往事茫茫更稱說。昌華苑裏月如霜，歌舞岡頭花似血。髣髴徒噓焰竊國鈞，熏樛瞞天汙朝列。塗金定徵三品貢，鑄錯空糜六州鐵。君不見天險頻為荒宴移，地脈潛教媚川泄。又不見洸祠枉殺邵廷琄，賀江晚起潘崇徵。雙女山前戰艦空，流出降帆水鳴咽。江南眼見死牽機，西蜀同時亦灰滅。亡王獨爾保天年，佛力居然佑顛蹶。我思縛帶掃遊塵，梯桃難通徑路絕。我思濡紙拓輕煤，只恐諸天嗔怪毒龍掣。尋僧吊古起羈愁，漸漸西烏澹將沒。摩挲千過飽興亡，歸

到虛堂轉騷屑。」這首詩，中有「偽號公稱大寶年，傳家不改驕淫轍。」又說：「亡王獨爾保天年，佛力居然佑顛蹶。」這種感情與立意，與江之紀完全一樣。看來，南漢主造塔本來即使有怨罪或者崇佛之心，但是千古之下，也成為遺臭之證物。

要說詩作，當然以杭世駿的作品為最出名。此詩以歎興亡為中心，到「捩眼香雲驚一瞥」為第一段，寫見塔。到「傳家不改驕淫轍」為第二段，寫塔。到「佛力居然佑顛蹶」，寫感慨。再到最後，點題：「摩挲千過飽興亡，歸到虛堂轉騷屑」。

當然，這是一般詩家的立場，是非分明。正如後來的平南王、靖南王做佛事，同樣也為史家所批判那樣，當一個人在大節上有問題，其罵名隨之而來。但是，從佛教的角度來說，我們可以理解成他們是恕罪，花費重金於佛教，實際上起到護持的作用。功與過，不可分。

詩家之作，在於抒情充滿感慨。史家之筆，則冷靜客觀，載錄史事。比如清初屈翁山有「廣東新語」，載錄兩鐵塔的文字，可見文物價值，存在於功過是非之外。為了更好地理解光孝寺文物，有歷史的記憶，為了證明史家與詩家從不同角度記錄南漢時候光孝寺鐵塔的古史，筆者抄錄屈大均的文字在本文的注釋中供參考。

三 千絲絲縷未消魂——宋代的遺蹤，在詩歌中顯得蕭條

在顧光的『光孝寺志』中，所錄題詠，自唐劉言史之後，便沒有了五代、宋、元的詩作，後面直接「明詩」，這個朝代跨得太遠。可見當時編纂寺志在題詠方面用力未足。今從容易見及的文獻，找出若干首詩作，可以補充寺志，從而看到宋人題詠的狀況以及眼中筆下的光孝古寺。

宋代林衢有七言律詩「題廣州光孝寺」見於『宋詩紀事』卷八二引「名勝志」，全詩如下：「開池曾記虞翻苑，列樹今存建德門。無客不觀丞相硯，有人曾悟祖師幡。舊煎詞子泉猶冽，新種菩提葉又繁。無奈益州經卷好，千絲絲縷未消痕。」詩中的益州經卷，自注：「藏內『法華』、『蓮華』諸經，系益州本，故云。」這一首詩，可見出林衢寫詩當時的光孝寺，還是較為興盛的。

林衢，長樂（今廣東五華）人，事見李調元編『全五代詩』卷六一。他的這首詩，雖然未收錄在『光孝寺志』，但是收在了廣州中山大學編纂的『全粵詩』中之宋代部分。詩中提及的虞翻苑、建德門，皆可見及光孝寺屬地。丞相硯，是唐代相國房融在光孝寺使用過的硯臺。祖師幡，則是六祖在印宗法師講法，為解答弟子風動還是幡動下斷語「仁者心動」的紀念堂。訶子、菩薩，是寺中兩種向來為人稱道的樹。訶子果可以兼煮成湯以服用，菩提葉則可以做成菩提紗以觀賞。顯然，林詩不像唐代的劉言史僅作客懷，而是表現了名勝之對人的影響和留下了深刻的記憶，所以此詩讓人對寶刹充滿懷念和敬仰。

宋代人的作品中，還有方信孺的詩作，見於「南海百詠」。方信孺的筆下，光孝寺則是較為蕭條和冷落的，但是法脈還在。

法性寺

劉氏時為乾亨寺，後復舊名，今為報恩光孝寺。乃南越趙建德之宅，虞翻之園囿也。相傳六祖祝髮於此。圖經云：本乾明、法性二寺，後並為一。又云：院有訶子，取西廊羅漢院井水煎湯，頗能療疾。如此，則又有羅漢之名，當不止乾明、法性二寺也。

金碧參差兜率天，曾煎訶子試新泉。荒園廢宅狐人間，門外桃花卻是禪。

風幡堂

確頭一語便投機，若說風幡是落遲。今日堂中容百眾，不知那個可傳衣。

筆授軒

下山老人作記云：昔制止鉢密諦彌伽釋迦對譯「楞嚴經」於此，唐相國房融筆授之後，蔣穎叔以筆授名其軒，有石硯乃祁察得於張季方家，至今尚存。軒今在光孝寺中，蓋鄉林向公子謹所復，且有雲龕李公邨書榜及畫相國胡僧刻之於石。

制止遺蹤底處尋？相傳筆授此叢林。毗盧四萬八千卷，正要墨池如許深。

菩提樹

菩提樹在六祖影堂前，宋求那支摩三藏所手植。六祖開東山法門於其下，樹雖非故物，亦其種也。廣人凡遇元夕，往往取其葉為燈，而此寺獨盛。

庭前雙樹尚依然，何處猶參無樹禪。一自老盧歸去後，年年長結萬燈緣。

『宋史·方信孺傳』中，述及：「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裏見而異之。以父崧卿蔭，補番禺縣尉。」他的「南海百詠」是以題詠的方法來記錄並力求加以考證廣東的文化名勝，因此史料價值很高。上面所錄，在『光孝寺志』中也未收錄到。在我們的閱讀範圍內，加以補充，是有必要的。

對於方氏之作，我們可以看到如下一些情況：首先是他所看到的光孝寺，是「荒園廢宅」，顯然不景氣。其次是『宋史』本傳可見方信孺以出使金國，不辱使命而出名，文以人傳，不但是詩寫得好。第三詩中雖有曾煎、荒園、廢宅、遺蹤等字眼，讓人感懷，可是第一首寫「桃花是禪」，第二首寫法衣已傳、風幡可證，第三首寫譯經成古、遺蹤可尋，第四首寫菩提有禪、結緣寶樹等，這些詩句，都可以讓人感受到，詩歌題詠乃是寺院古跡名勝傳播的翅膀，可以蜚聲於一切時空和人的內心。

四 訶林一樹碧初齊——明代光孝寺的題詠，樹與人已成懷想

這一小節的標題，是清代張維屏的「菩提樹」絕句中的首句。不獨清人喜歡吟誦光孝菩提，歷代詩作不斷，前引宋代方信孺之作，便是例子。

不過，這一節特別選菩提樹來談說明代人的題詠，因為明代有幾位寫菩提樹的名人。僧家則是大法師憨山德清和尚，俗家是大戲曲家湯顯祖。我們先讀憨山大師的「菩提樹」：「道種來西竺，靈根出上方。果成從釋梵，花發自梁唐。葉覆慈雲密，枝垂法雨香。皈依聊景仰，五熱頓清涼。」

菩提樹原產於印度，是釋迦牟尼佛成道之樹，故別稱覺悟樹、智慧樹。古人相傳，光孝寺這棵菩提樹乃蕭梁天監元年（五〇二年），由印度僧人智藥三藏從西竺引種所植。此後，該樹種被移植到周邊地區，如雲南、肇慶、德慶、曹溪等處，因此光孝菩提樹被稱為諸寺菩提之祖。菩提樹葉，水浸成紗，儼同冰綃，令人嚮往。據說光孝寺的菩提樹浸成葉紗後，葉紗有尾，成為其區別於他處菩提樹的重要特徵。

本詩首聯兩處用了雙關的手法，一爲「道種」，既指菩提樹之種子，亦指佛法西來的種子。二爲「靈根」，既是中國古人用以指修煉大道之根性，又同時指向樹的根。

中國本土的儒、道二學都講根器之性，而各種人的根性各有差別，但中國人的根性是很有利於接受印度的佛法的。詩句中的「上方」，猶言上界，指的就是中國。道種既由印度僧人們傳入，道果也就從釋梵而成就，詩中的「果」與「花」，即是暗喻佛種在中國的開花結果。佛教中土化在梁唐以後，表現爲禪宗盛行，所以詩中說「果成從釋梵，花發自梁唐」。

六、七兩句，「葉」、「枝」比喻佛教化育，「慈雲」、「法雨」則比喻法脈流傳。尾聯則是作者自況皈依佛門，其中「五熱」，籠統指世俗之人由五蘊所帶來的煩惱，而「清涼」則比喻得道開悟之後的自在。

全詩寫樹，句句扣緊寫佛教的大道，可見此詩善於詠物。這首菩提之詩，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唐代六祖慧能大師的證道詩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菩提果無，佛道歸空，色空不異，妙不可言。

收錄於《光孝寺志》中，明代戲曲大家湯顯祖的詩作題作「過光孝寺詠菩提樹分得僧字」，全詩如下：「菩提豈無樹，天竺有靈僧。色與波羅翠，香隨詹蔔凝。根芽初佛滿，花葉幾人能。密意經三繞，無勞問葛藤。」湯顯祖對於典故信手拈來，妙得此心，而傳意言外，意含禪趣。湯顯祖在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年）被貶廣東徐聞，其所來往，經由名勝訶林，題詩詠懷，在所當然。人言湯氏「徐聞謫後愁無限，庾嶺歸來筆有神。」（當代中國田漢詩句），所謂「愁無限」，詩文窮而後工，乃屬自然。但是湯氏在光孝寺，「密意經三繞，無勞問葛藤」的體悟，不僅是字面上的，而應當是詩人在被貶的困苦當中，一時與佛心相印，打卻纏縛，想來「筆有神」與此深有關聯。不然，請問其中的密意是什麼？所以，名人與勝地，菩提樹與詩，也就是見證之一了。

五 劫外零縑見貫休——清人博古徵文，題詠中表現了對文物的珍視與讚美

傳說貫休和尚因夢感而作羅漢畫十六幅，就在有唐當代，就有歐陽炯寫詩「貫休應夢羅漢畫歌」，稱之爲：「若將此畫比量看，總在人間爲第一。」畫作自古相傳，據說日本高台寺藏有宋初摹本。

然而，在光孝寺中，原來也有古畫，是羅漢寫經圖，人們一直認為是貫休羅漢畫原作。清初名流，多有題詠。杭世駿詩句說：「劫外零縑見貫休」（「九日曹孝廉達招遊過光孝寺喜遇羅秀才元煥四首之一」），指的就是這幅畫。在晚清徐珂編纂的《清稗類鈔》卷一中，有「李南潤風雅好事」條，稱其「去官之日，至番禺摹貫休羅漢圖以歸。」可見古來相傳為貫休手筆。

題詠作品中，名手不少。首先是清初浙江秀水人朱彝尊「光孝寺觀貫休畫羅漢同陳恭尹賦」：「貫休手寫一十六羅漢，其二乃在南海訶子林。昔遊真跡未得見，念之三十五載繫人心。白頭重作嶺南客，故人期我虞翻宅。僧廊亂後花木猶瓏璵，薤菜春生滿池碧。循廊轉入精廬深，一幅居然掛東壁。古絹尚白石轉青，恰於石罅安疏檣。一僧俯首力寫經，自准以下祇半形。芬陀利花貝多葉，棕櫚筆管毛猩猩。不知金天之西何處得石硯，母乃昆吾玉切新出硎。一僧卻立待巾瓶，靜如沙鷺翹涼汀。窗鏗不剪信明滅，杪櫺樹底風泠泠。窗前千歲老猿拱，雙臂平杈兩肩聳。筍鞋桐帽木葉衣，想見霜濃寒到踵。精誠能令感金石，何況群生知怖恐。禪月師，流傳三絕，畫書詩。詩編巨嶽集，書有臺體遠本周之史籀秦相斯，未若畫品更崛奇。即如此幅遠出意匠表，或疑入定真容仿佛親見之。不然調鉛殺粉能爾為。訶林僧，神物藉汝能世守。不見「宣和」舊譜遺跡久云亡，豫章西山雲堂院中亦何有。我欲賺汝去，莫飲我，缸面酒。我欲奪汝歸，玉鴉叉，不在手。世間豈少珊瑚鐵網珍珠船，自今貯之伏梁閣檻庶可全。」

清初嶺南人陳恭尹「同朱竹垞梁藥亭屈翁山過訶林南公房觀僧貫休畫羅漢歌」詩曰：「二月八日天晴晦，故人特地停舟艦。相約菩提樹下行，籟嗟霜雪枝條斬。千秋古跡罕復存，石幢寶曆猶唐鑿。南公爲我開一軸，先朝賜物珍如琰。對之不覺形神斂，胡僧端坐當軒檻。低首寫經不見領，目睛注視光猶焰。鼻尖下垂唇欲掩，大筆如椽指端擊。貝葉行間才數點，硯旁堆葉散不檢。童子侍側出半臉，倚柱靜觀如未厭。老猿休心寂百感，階前假寐坐不敢。擁篲而立，毛髮髯，長衣被體色醜黯。足爪著地纖如刻，絹素雲生朝慘澹。款識年深失姓名，葆藏幸且無塵玷。圖形正面古所難，況兼蹙縮加饒減。相傳畫手是貫休，不是高流無此膽。君不見羲皇一畫直至今，文章日日趨奇險。」清初嶺南三大家中，陳之外，據稱還有屈大均、梁佩蘭，詩人趙翼等人對這畫有題詠，惜未見他們幾位的詩作。

現在，網路上公佈了榮寶齋的拍賣品圖片，這幅寫經圖是從光孝寺流出的。畫右是啟功先生的題跋，他認為此畫必是貫休之作。全文如下：「寫經圖，世傳爲貫休筆。觀其寫尊者執筆、侍者凝神、擁帚之人或出異趣，精神一一欲

活。乃至斗拱瓦當、袈裟屏幾，俱非宋以後人所堪杜撰。作字者執筆單勾，可與敦煌畫跡相印證。覺辯貫休之名者未免尚滯第二義焉。展觀一再，因誌管見於此，亦南來之眼福也。啟功。鈐印：啟功、元白」

畫左則是饒宗頤先生的題跋，他認為這是元朝以前的作品，但未必出自貫休之手，饒宗頤邊跋：「歐陽炯長古記所見貫休畫云「看經弟子擬聞聲」，但言看經不言寫經也。又云「厓裏老猿斜展臂」，京都高台寺仍俊本，梵僧側有黑猿伸臂狀，亦非著衣而執帚也。貫師夢續胡貌皆巨類深目，與此作文秀大異。是圖出粵東訶林，清初已傳為真跡，見之朱、陳詩詠。所謂俯首寫經，老猿擁帚者。其畫法圓健，韻致古雅，非元後人所能辦，何必出於貫休，方為神品耶。壬戌（一九八二年）塗月（農曆十二月別稱），選堂拜觀謹識。鈐印：饒、宗頤、選堂。」

最終，對於畫作，當代的鑒定家認為是宋人所畫。但是，其畫作的文物價值，是不用低估的^⑦。可見，光孝寺所藏文物，在清朝初年，成一時之重。

六 寂寂煙霞鎖梵鐘——民國初年的光孝寺，題詠表現了佛教道場的被破壞

民國初年的光孝寺，可能不為人知。臺灣影印民國二十四年重刊本『光孝寺志』，前有徐紹棨「重刊光孝寺志敘」感歎道：「（光孝寺）明清以來法象莊嚴，中外瞻仰。及經滄海之變，叢林古宇多就式微，海幢、大佛半為邱墟，長壽、華林、胥成塵市。光孝雖改為學校（先為法官學校，今名法科學院，其偏隅則為市立小學），然菩提無恙，六祖癡髮之所，印宗風播之堂，瞻覽名勝，猶可一一遇之。」

可見重刊寺志的一九三五年，光孝寺已經改為學校用地。那麼在這個時間數年之前及當時規制如何？可以考證而得嗎？其實，詳細的情況，不能說得清楚了。但是把剛才的敘文，與一九二八年八月出版的日本人森清太郎著『嶺南紀勝』一書中的照片相結合來看，就使得寺志的徐氏敘文，不會是民國初年光孝寺狀況的孤證。因為，在森清太郎的『嶺南紀勝』書中，有七張當時光孝寺的照片，有兩張祝聖殿的照片，其中一張文字說明的括弧是「變成了學校的講堂」，而照片中的拱門上，則依稀可見「廣東法科學校」的牌匾。那麼在『嶺南紀勝』出版到『光孝寺志』重刊這個時間段內，光孝寺的祝聖殿，是有學校的，學校的名字就是「廣東法科學校」。

爲了讓今天的讀者瞭解森清太郎的照片記錄的一九二〇年代光孝寺之情況，今錄其目，並選一兩張放在文章中，其書光孝寺的照片目錄如下：光孝寺的祝聖殿、今天光孝寺的祝聖殿、光孝寺內唐代的大悲陀羅尼幢、光孝寺的睡佛、光孝寺內的菩提樹、光孝寺內的六祖髮塔、光孝寺南漢的鐵塔（西）。

民國初年光孝寺的不太興盛，一直到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虛雲和尚有志恢復光孝寺，但未有更多文字，不知真實情況。如今的光孝寺，是在「文革」之後，恢復道場，可謂劫餘。

結語

清代顧光纂修的『光孝寺志』，在「題詠」篇的小敘中說：「從來勝地名人，相得益彰乎。」可見古人早已見及，勝地需要名人，名人需要勝地。是故，題詠之作，便成爲了勝地與名人之聯繫紐帶。對於詩人來說，題詠之作，是他們心中的歷史，是將人文地理與感情相結合的藝術作品，正所謂詩可以觀，所以，我們應當把題詠之作，當作一類歷史資料來看待。

本文以光孝寺作爲對象的勝地爲心，而以題詠作品爲視點，來考察名人及勝地之間互相生發的關係，從而以這個角度來提供光孝寺歷史的旁證，雖然不能稱之爲以詩證史，但是名人眼中的勝地，其本身的史料價值，不也從這樣的角度可以揭示出來嗎？

光孝詩至今題詠不斷，正如清人黃兆成詩句所言「虞園藻繼開宗」，民國以後，光孝寺的題詠之作，至今還有紹繼。二〇一六年舉辦的詩詞聯比賽，正是文脈的紹繼。最後，我們引用中山大學陳永正老師的詩作，作爲當代光孝題詠不斷的見證。『光孝寺二首』，其一：「虞苑存風教，曹溪此發源。無生塵外境，自在定中幡。壇古超千劫，鐘微罷眾喧。長思光孝義，好與護靈根。」其二：「西竺三初度，南離道始尊。一花滋法雨，五蘊契微言。訶子仍留影，菩提自有根。安心吾與汝，此地得真源。」正所謂：真源此地，好護靈根。

注

- (1) 本文所參考，為臺灣丹青圖書公司印行的「中國佛寺志匯刊」本之「光孝寺志」。此志乃是乾隆時顧光舊稿，有番禺盛季瑩鈔本，一九三五年重刊本（卷首有牌記稱「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廣東省立編印局校刊」）。
- (2) 陳澤泓文載於「羊城今古」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 (3) 明生主編「禪和之聲：禪宗優秀文化與構建和諧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又見中國佛教網。
- (4)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一「文語」有「二鐵塔銘」條：「廣州光壽寺，有二鐵塔。其在東者，南漢主劉鋹所造，最下一層銘云：『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敕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壹所七層，並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躬有慶，祈風曆無疆，萬方鹹底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賀謹記。』塔南面之左銘云：『內殿大僧錄教中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曉真大師沙門監造。』南面之右銘云：『教中大法師內供奉講經首座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寶法大師沙門監造。』北面之左銘云：『教中大法師內供奉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大法師沙門監造。』西面之前銘闕。北面之右銘云：『教中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沙門監造。』東面之左銘云：『都監住持秀華宮使上將軍上柱國□伯食邑十萬戶□□監造。』塔之在西者有銘云：『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三娘，以大寶六年歲次癸丑，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其東塔雕刻盤龍，西者惟寶蓮花，而高大相等。秀水朱氏有書光孝寺鐵塔記跋云：『嗚呼，僭竊之主，未有愚於劉鋹者也。謂群臣有家室顧子孫，惟宦者可信，不知其植黨納賄更甚焉。鐵塔建自大寶十年，凡七層，合相輪蓮花座崇二丈有二尺，觀其列名，皆宦者也。當其時，銀又範銅爲己像，並肖諸子，列於天慶觀，而今已亡之。蓋金石刻之傳於世，金之用博，故其鏤也易。』屈大均著「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
- (5) 唐·房融事蹟見於舊、新「唐書」本傳，「資治通鑑」、「廣東通志」卷二六五謫宦傳。據正史本傳，融在則天時以正諫議大夫同鳳閣平章事。「全唐詩」也說：「房融，河南人，則天時爲相。」今天的學術界有考辯房融是否筆授以及「楞嚴經」之真偽者，多未成定論。筆者寧信其筆授譯經爲是。
- (6) 見「禪月大師十六羅漢」，東京：審美書院一九〇九年版。按，禪月大師即貫休和尚。

(7) 黃苗子有文「寫經羅漢圖」欣賞，載於北京畫院中國畫編輯部編輯『中國畫』，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三期。另外，邵曉峰有文，「宋代佛教繪畫『寫經羅漢圖』研究」，載於『藝術百家』二〇一二年第五期，詳細辯明此畫為宋人之作，而且說不一定是光孝寺舊藏。另有，居易、姚炎祥『羅漢寫經圖』另考——禪宗文化演繹中的『寒山、拾得、豐幹三聖圖』，載於『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二〇一四年第四期。

(8) 日本・森清太郎著『嶺南紀勝』另名『粵古稽真』，是攝影記錄方志說明文字以及題詠作品選錄之書。該書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由日本秋山印刷廠印刷，八月二十七日由支那廣東西堤西濠口二馬路岳陽堂藥行出版部發行。